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 第二回 竇忠怒擊虎頭牌 朱盈夢會痘神女

卻說楊知縣見府尊意思冷落，鼠竄而回。進了公館，各人個個無言。次日早起，用了幾樣點心，又引著八人到轅門聽候。祇見眾人圍做一堆，口稱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知縣心中恍惚，喝開眾人，祇見虎頭牌高掛，上寫道：黃州府正堂王玖，為西陵縣知縣楊延臣輕忽國典，冒納虛士，本府已經申詳，差趙義，燕清押住公館，不許回署，俱候上憲批文發落。

八名秀士不看此牌猶可，看了此牌，驚出一身冷汗。齊聲道：「我等進取功名，卻累及父師，如何是好？」惟有竇建柱，字忠，其情性剛愎，怒氣衝冠，伸手向柱上將虎頭牌取下來，向石上一擊，打得粉碎，口中大罵：「不受人抬舉的狗官！冒昧申詳，妒賢慢士，有失朝廷重意。我等一齊向武昌節度使衙門，代父師伸冤。」不住的千狗官、萬狗官，竟罵上堂來。跟著他看的百姓，蜂擁而入。竇忠一發罵得高興，站在公堂之上，叫聲：「眾位休得喧譁，聽我說個明白。西陵縣所薦孝廉，第一名朱若虛，二名李逢吉，皆是先帝徵名數次，他二人因親老多病，不肯應詔。這狗頭王玖，道西陵縣冒進虛士，難道前任官長也是冒進虛士，先皇帝也是冒取虛士？我等權且出氣，再到上司與父師伸冤。」那看的百姓，因知府平日貪酷兩全，一個個公報私仇，大家罵個不止。

卻說這知府有個異父兄長王斌，是他母親先在人家為妾生的。後來夫死家貧，母子無靠，出嫁於王氏，纔生王玖。王玖出任黃州，他兄長也隨母到任，衙內衙外，皆以大老爺稱之。今日見兄弟詳了楊知縣，遇竇忠這般大罵，他欲帶著家丁出來廝打。見公堂齊發，不敢動手，呆呆的望了一會。又見竇忠濃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聲如銅鈴，錦幅花袍，腰金佩玉，十分華麗，站在公堂之上，尊嚴若神。又見他兩個家僮侍在身傍，眉清目秀，俊俏端莊，雅致不凡，王斌暗暗稱奇。勢利眼看勢利眼，熱腸人看熱腸人。王斌輕輕附家丁之耳，說了幾句言語，那家丁點頭會意，走進公堂旁邊，向青衣小僮拱手道：「請問你家老爺尊姓大名？」青衣回道：「這是我家三老爺，是西陵城西竇府，名建柱。我家大老爺名建德，現任河南開封府節度使；吾家二老爺，現居太子少保、吏部左侍郎；鎮守山西太原府唐國公李淵，是我家老爺姊丈。今日府太爺目不識丁，我家老爺還要詣闕叩關，奏稱王知府輕典傲賢，不體朝廷重意，要把這狗官斬首方休。」兩個家丁聽了此言，走至王斌面前，把舌一伸，將上項言語一一說明。正是迅雷不及掩耳，嚇得王大老爺毛骨悚然，急進內室，向王玖說道：「你性情急躁，惹下禍來，吾不知爾之死所也。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王玖大怒道：「這狗才，咆哮公堂，辱罵官長，吾把知府不做，就與他拼了罷。」說了，向外就跑。眾幕賓一齊上前相勸，王知府進內室去了，王斌也隨了進去。

王玖對王斌低聲道：「此事非曹師爺不可，我私去見他，必有開解之處。」遂坐個小轎，開了後門，至關王廟，見了曹師爺，下了一禮，分賓主而坐。便說道：「曹師爺知今日府中之事否？」曹師爺道：「黃州城內，老少人等，互相傳說，因而知之。人言竇忠是個世家，京都必有內援，此事祇宜和，不宜結。」王知府道：「小弟特來求教，望師爺指示。」曹師爺道：「老爺府中幕友甚多，小弟何足掛齒？」知府道：「他們祇曉得刑名錢穀，決不疑，定大患，非我師不可！」曹師爺低頭不語。原來曹師爺與眾幕友等不睦，個個在王知府面前挫他短處，知府耳軟，就疏慢了王公，因此辭館而出，欲回漢陽原籍。知府見他低頭不語，祇得下他一全禮。曹師爺扶起道：「我所以低頭不語者，心有所思耳。王公今日申文是旱路，還是水路？」知府道：「是水路。」曹師爺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尊駕急早回府，令兩個能幹衙役，乘著快划，趕回文書，我自自有道理，晚間弟必有佳音回報。」知府拱手稱謝而去。

曹師爺即換了衣服，喚了從人，備了名帖，坐一乘玻璃小轎，到西陵縣公館下轎，對門子說道：「通稟你家老爺，說漢陽曹瞻字福堂，特來拜會。」門子接了全帖進去。少頃，又出來：「我家老爺有請。」這曹師爺大搖大擺，走進中堂，與楊太爺敘禮，就分賓主而坐。楊知縣曰：「久慕大名，無緣拜會，今日相見，足慰平生。卑賤碌碌庸才，有勞師爺下顧，寔出望外。」曹瞻道：「末弟年近七十，尚為人役。楊老夫子宰治西陵，德洽民心。湖廣縣令一百餘人，未有如公者。小弟緣分淺薄，未得趨承教益，恨甚，恨甚！但小弟前來，兼訪竇府三老爺。」知縣即命竇忠出來相見。二人敘禮畢，竇忠道：「弟與足下素不相識，今日先生屈駕，不知何以教弟？」曹瞻道：「弟在京都，蒙令兄大人不棄，頗稱莫逆。因弟年邁思鄉，纔就黃州幕館。今日喘症屢發，欲回漢陽故土，暫寓關王廟養病。今日聞王公得罪了貴縣楊老夫子，並諸位孝廉公，小弟已勸王公趕回詳文，請楊老夫子並諸位孝廉公到府中，綵觴謝過。署中幕友都知小弟與令兄大人平日相善，故勸王公委弟來寓，邀個人情。弟素知楊老夫子居心忠厚，度量寬宏，料諸位孝廉公亦是大才，必不小見。若說到上司處分辨，縱然置王公於重治，三老爺咆哮公堂，辱罵官長，也有多少不穩便之處，並陷楊老夫子一個取人不當的條款。」曹瞻口中說話，手內揮扇，那扇上寫的一行晉字，是臨的右軍書法。竇忠見了，借來一看，款寫彬齋愚弟竇建文題，果然是親兄筆跡，遂不敢怠慢。

曹師爺又說道：「弟在京都，聞令兄屢稱賢弟高才，居家謹慎，免旅人內顧之憂；盡日謳吟，期聖主旁求之詔。弟每神馳足下，以室遠為恨，賢弟若不棄，瞻願拜下風，使瞻久而不聞其香，則生平之願足矣。」這一片言語，說得竇忠毛骨豁然，好不快活也。說道：「末弟素性愚懦，仁兄過獎，使弟名實不稱。愧甚，愧甚！」曹瞻遂起身向楊知縣作一長揖，又向竇忠也作一長揖，說道：「我等卜期再會，蘭集賦詩，表末弟忱意。祇是今日之事，要看我的薄面，恕過了罷。明日我等好去開懷暢飲。」楊知縣道：「憑曹先生吩咐了就是。」曹瞻道：「王公說過了的，明日綵觴陪罪。」竇忠道：「我們也不喫他的酒，也不進他的衙門，就到先生寓所來，候先生罷。」曹瞻道：「最妙，最妙。」起身拱手稱謝，欲回王知府等信。楊知縣同八個孝廉送出公館門外。曹瞻上了轎子，抬進府堂，故作辛苦勞倦之態。王知府接著，忙問事情如何？曹師爺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知府聽了大喜，忙排酒酬勞。曹師爺略飲了數杯，辭知府而去。次日，與知縣歡呼飲酒不表。

過了二日，知府傳楊縣令進衙，慰以好言，就發八角伸薦文書，又每人贈儀程銀子五十兩。八位孝廉方進府叩謝，王知府設酒餞行，催促八人作速進京，以副聖意。於是楊知縣率八人回西陵而去。

再說朱若虛回到家中，就有許多親友臨門相賀，李福、劉東儼然一宦家官長。朱若虛擇了吉日，拜別祖先，囑咐妻兒好些言語，祇帶李福作伴，馬上插一面黃旗，上書：「奉旨吏部候選」，望京都進發。正是岸花飛送客，檣燕語留人，漸於骨肉遠，轉與僕僕親。後人有詩曰：

新起茅簷壁未乾，馬蹄催我上長安。  
兒童祇道為官好，老去方知行路難。  
千里關山千里念，一番風雨一番寒。  
何如靜坐短窗下，翠竹蒼松盡日閒。

主僕二人在路上行了五六日，看過數縣風景古蹟。有時高興吟詩，有時憑今弔古。這長安大道，塵隨風卷，驢屎馬溺之氣襲人口鼻。回思在家之時，何等清閑，未免有些傷感。又想起男子志在四方，恨不得插翅騰空，霎時便到長安。家人李福巴不得趕上八人，一路同行。朱若虛見竇忠一派富貴氣象，李逢吉等十分巴細，所以訪親問友，故意遲延在後。

一日，行至南陽地界，詢及土人，離城祇有五十餘里。若虛思進城歇息，策馬加鞭，大約行了三十餘里，看紅日西沉，望見一個老人，跨著青驢，綸巾羽扇，飄飄若仙。後面跟著兩個青衣僮子，一個肩挑竹杖，掛著青蔑小籃，內盛木蘭花，香氣撲鼻，心腑俱涼；一個手提酒瓶，風送香膠，舌下生津。若虛欲上前問路，數次加鞭，趕之不上。轉過幾處樹林，忽然不見。若虛舉目四下一望，卻不是官塘大路，到了一個鄉僻所在。遙望竹苞松茂，一族寒煙。有個居戶人家，不得已上前問訊。過了月池，見八字門樓，上書「痘母祠」三字。李福將門一扣，內中犬吠不休。須臾，走出一個中年尼僧，問道：「客官何來？」若虛不等李福開口，便答曰：「我們有事要進南陽城，偶然迷路，煩大士指引。」尼僧道：「官人要進城，如何從小路到這裏來？此地進城還有四十里。」

若虛道：「大士有幾位令徒？」尼僧道：「是小尼一人。」若虛道：「卑人欲在寶菴中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可容納否？」尼僧道：「出家人慈悲方便，歇息儘可，款待卻無。」若虛道：「卑人來得造次，不見喝叱足矣。」命李福帶馬進廟，先拜了聖神，次向尼僧施禮。舉目各處觀看，見神像如生，心甚敬畏，當面供奉香花水果，十分精潔。兩廊之下，盡是朱漆欄杆，小池內金魚對對，花臺上蛺蝶雙雙。太湖石畔，綠竹猗猗，夾道槐陰，白鳥鶴鶴。兩廊外另有一座小小客堂，橫書「小洞天」三大字，壁上字跡淋漓。近前一看，上寫道：

良夜伊何靜，香殘許自燒。  
無心憐客恨，有意惜春宵。  
市遠難沽酒，思繁強品簫。  
青雲何處去，叫客獨傷凋。

三元居士李靖題

春夜夜何在，醉臥仍復起。  
月色照庭除，徘徊仍不已。  
問我何所思，霄漢橫秋氣。  
披衣覺露滋，空階滴疏雨。  
性情萬古同，莫道稱知己。

靖再題

若虛看罷，連聲稱贊不已。歎道：「此人志氣不凡，懷抱非小。今番進京，務必要去拜訪。」須臾，尼僧獻茶，排出山珍果品，鮮氣非常。若虛問道：「這題詩的一位李先生，幾時邀遊到此？」尼僧道：「五年前到小庵，挂過了單的。」若虛曰：「何為挂單？」尼僧道：「出家人借歇，名為挂單。前日聞他在越王府中作了幕賓。以小尼愚見，越王未必識賢，此人非甘居人下者。或者心中別有所圖，亦未可知。」若虛問道：「大士是中年出家，是幼年出家？」尼僧道：「亡國餘奴，枉勞下問。」再欲問時，尼僧掌燈，催他主僕二人進客堂安歇，自去敲鐘播鼓，也進禪房安歇去了。若虛心中想道：「這個尼僧必是陳後主宮人。陳後主好酒娛詩，所以宮人亦皆風雅。」睡至二更時分，心猶不寐，但聞四壁蟲聲，唧唧嗟嗟，李福鼻息如雷。若虛心中想道：「這般淒涼景況，怪不得李靖清夜賦詩。」

將交三更時候，忽聞鐘鼓齊鳴，簫管拂耳，若虛好生驚異。舉目看時，不覺身子已出房外。祇見痘母娘娘坐在殿上，好像有些面善。兩邊數十個女僮，長幼不等；下面數十個長衣大漢，分立兩旁。娘娘吩咐道：「把張七姑喚進來。」兩個凶惡漢子，牽四十多歲的一娘子，跪在階下。娘娘怒罵道：「痘疹有常例，三日發熱，以通臟腑脈絡。又三日開腠理發苗，以象六數。始於頭面，以象天星；暢於四肢，以象萬物。三日齊漿，以象九數。又三日落痂，以象十二數。爾如何遲延日數，索人酒食？又藏頭露面，妄示災祥？種種不法，有干天究！」命左右杖八十，再請旨發落。左右將女娘推倒在地，打得他叫爺叫娘，慘不可聞。朱若虛不忍，上前跪下道：「祈娘娘慈心寬厚，恕他這一次。」娘娘立起身來，喝叫：「住打！今看朱先生之面，暫且饒恕，若再蹈故轍，定不寬恕。」慌忙下坐，請若虛起來。若虛俯立，不敢仰視。娘娘吩咐青衣掌燈，引客到客堂拜茶，兩旁人役，一一退出。

娘娘道：「官人休怪，這女兒是要責罰的。因他在世日，本富室女子，服御飲食，華美成性。嫁往婆家，家貧無活計，他盡出妝奩，使伯叔貿易，遂成鉅富。待公婆以禮，順丈夫以情。百年之後，上帝喜悅，封為痲痘正神，屬在我的部下。前村杜氏有二子患痘。因觸犯了他，他就遲延日期，使二子順症翻為逆症。杜氏一家驚慌，百般祈祀，竟置罔聞。杜氏司命向予告急，予另差正神前去調回症候。又念他前功不可盡棄，今日趁官人在此纔加杖責，也是諒官人必來討情的。」

朱若虛聽了，方纔心定。拱手問道：「娘娘乃何代人氏，有何功德居此上位？」娘娘愀然下淚道：「爾真個忘我也。」若虛駭然不答。娘娘道：「我是爾前世妻，何氏女也，名靜貞。」若虛益發愕然。娘娘道：「爾前世貪取仕進，宦遊忘家，予十八歲適汝，不上一二年，汝就出門，至二十八年始回，予年四十有六矣。予因勞碌成病，公婆皆七十有餘。汝見家貧親老，妻病無嗣，心生悔悟，竭力操作，不上一二年，予病亦痊，連生二子。汝與余藜藿自甘，少有所積，即買魚肉供親，如此八年，公婆相繼而亡。居喪三年，未嘗缺禮。百年之後，上帝封余南陽痲痘正神之主，凡境內災祥，莫不預知。汝因名心未化，故重遊人間，不久亦當為正神也。吾昨日命土地迎汝至此，以期冥會。」

不一時，三四女僮排列酒肴，果然是瓊漿玉液、仙果佳珍，非人間所有。若虛道：「卑人今造聖境，三生有幸，不知卑人亦得為神否？」娘娘道：「賢人栽培心地，聖人涵養性天。天機不可洩漏，亦不容長秘，汝慎勿言可也。人言：人有三魂七魄，天子十四魄，皆虛語也。人之生，祇有三神。」若虛問曰：「何謂三神？」娘娘道：「三神者，元神，識神，尸神。天命之性，靈而不昧，靜而不躁，好善惡惡者，謂之元神。其神屬陽，居於心之上，肺之下。父精母血感而成孕，十月胎完，氣足降生，漸而開知發識，思慮運動，佐元神理事者，謂之識神。其神屬陰，居於心之下，脾之上，是謂命根。人言命屬陽，性屬陰，是不知先天後天之道，人心、道心之別也。」若虛道：「敢問何謂尸神？」娘娘道：「懷胎之後，賢父賢母心神順適，六慾不生，胎氣安和，則穢濁氣輕，故生聰明男女；愚夫愚婦雖然懷胎，仍然縱慾，喜怒不常，飲食不節，紛華不戒，行坐不端，則濁穢氣重，故生蠢男蠢女。混沌初開，天地正氣，日月星辰，河海山嶽，元歲化為十萬八千魔君。儒釋道三教皆正神用事，修其道者，先學修心，故無近功；旁門邪術，皆魔神用事，修其道者，先學符咒，故有速效。人生之後，濁穢之氣化為尸神，厭舊喜新，嗜酒娛色，善怒喜鬥，悅美麗紛華，皆尸神用事。居於心下脾腎之間，引誘識神。以蔽元神。百年之後，元神絕滅，即識神亦聽命於尸神，故謂之鬼。所以改頭換面，奪舍投胎。上帝慈悲，命三教聖人說法度世，崇正道，闢異端。汝元神未能為主，尸神未能絕滅，焉能解脫人世也？吾在世時，未能潛修至道，元神、識神不能合一，算不得性命雙修，難還清陽真境。雖為正神，未離鬼趣，徒同人間禍福，治百姓災祥而已。」

若虛問道：「如何為性命雙修？」娘娘道：「曾子三省，顏子四勿，皆是盡心。盡心即是修性，到了人慾淨盡，尸神滅矣。天理流行，識神聽命於元神也。靜則一念不起，動則萬善相隨。斯時也，心如明月，念若止水，非明心見性而何？由此推求至遠，抱一舍真，凝神金窟，丹落黃庭，溫養灌溉，四象八卦倒轉逆生。其道至簡，其理不繁，用工愈久，妙緒無窮。久則陽神沖翕，週遊六合。乾坤以上，另有乾坤；八極之表，別有風氣。永入清陽真境，方算得出劫神仙，性命雙修。大道如斯畢矣！」若虛又問道：「弟子今承娘娘指示三教，我當從何教？性命雙修，當從何處下手？」娘娘道：「心原屬火，火空則明，人性空亦明，此自然之理。聖人曰：『心無慾念則空，心有主宰則誠。』釋近於道，其法不二；道近於儒，其式抱一。儒者執中，其象太極。太極之道，左陽而右陰；聖人之道，左仁而右義。吾子深明儒術，自有模範循遵，何須下問？」若虛又問道：「誠如子言，則三魂七魄無有是物也。」娘娘道：「三數生，七數殺，人魂強則生，魄盛則死。人身豈真有七個魄，三個魂哉！」若虛曰：「內經云：『肝藏魂，肺藏魄。』娘娘說元神居心上，尸神居心下，內經之言，不亦誣乎？」娘娘道：「《黃帝內經》是就常人言之。常人陰氣盛，陽氣弱，故魄居上，而魂居下。若夫至人，則陽旺陰衰，魂居上而魄居下，故曰魂升魄降，道氣常存也。」

朱若虛聽了這一片言語，跪下道：「卑人不願進京，就在此處修道若何？」娘娘道：「汝陰氣太銳，此回進京，雄心壯志自然消盡，宜早回家潛養心性，此地不宜久居。」若虛道：「娘娘這般清涼聖境，如何不可久居？」娘娘祇是長歎不言。又囑道：「官人回家，切不可從此經過。」若虛再欲問時，忽聽雞鳴數聲。娘娘道：「咫尺陰陽，如隔萬里，請官人回寓。」左右女僮引路，娘娘降階相送。進了客房，南柯一夢，酒氣仍然在口，清氣依然在袖，夢中言語，切切在心。

霎時天明，尼僧鳴鼓燒香。若虛連忙起來，望神聖再拜，就在菴中用了點心，取出五兩銀子，送與尼僧道：「卑人在此吵擾一

夜，這點微資，以作神前香燭之用。」尼僧雙手接著，笑容可掬，合掌謝道：「本不該受此厚贈。前日小尼靜坐，觀心入定之時，見本廟娘娘催我往別處安身。小尼因半文無辦，不敢遠行。今日得此厚贈，小尼願再生報答而已。」若虛道：「汝將覓何處安身？」尼僧道：「出家人行蹤難定，曉得緣法在於何處？」若虛道：「往西陵安身若何？」尼僧猛然省悟道：「三年前李靖相我之面，說我四十五年命犯遷移；又代余卜易，留著四句批辭，有西陵二字。」遂尋出來，送與若虛看：

地火明夷第幾爻

批云：

揮金逢義士，舉趾入齊安。

西陵可駐足，添油續命丹。

若虛看畢道：「李靖深明《易》理，精通數學，真是諸葛一流人物。不知他何故至此？」尼僧道：「他先進南陽，見了伍雲召總兵大老爺，勸伍大老爺棄官雲遊，可免此地生靈塗炭。起初伍大老爺還客禮相待，後來聽了幕賓言語，道他妖言惑眾，他就連夜逃至此地，微服進京去了。」若虛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可作速收拾往西陵去罷。先問雙龍鎮，尋朱天錫、天祿，出吾手書，必然收留。」逕取文房四寶，問了尼僧法號，就書道：

吾路過南陽，偶遇此尼僧。法名慧參，頗通禪趣，通曉藏典。今僧有事故來此，爾可緩緩代覓安身之所，不可怠慢，負予之意。是囑！

慧參將書收好，若虛主僕望西而行。尼僧也收拾行李，又央人代他照理香火，拜別神聖，向東而去。欲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